

← (上接9版)

化的世界观的重要的学术领域。他们也可以说是引进“现代西方科学”的方法而用以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好场所。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相信,这种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不仅是对培养中国未来新一代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

今天,哈佛燕京学社深深认识到,在亚洲学者来哈佛学习和研修的同时,哈佛大学的师生同样也能从亚洲学者那里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方法。并不是以往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单向运作,即亚洲学者来哈佛仅仅是向哈佛的老师和学生学习的。虽然学社的宗旨90年来并没改变,始终是通过对中国和亚洲文化的深入研究来发展高等教育,但是学社不再拘泥于旧有的那种东西学术的等级观,也就是以往那种“西方学术方法”至上的观念。

哈佛燕京学社近几年开展的一些新项目,比如以发展学科领域为主的培训项目和合作培养博士生项目就是学社和不少亚洲的合作高校共同切磋、互相学习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社这些年来已经深深意识到多元而富有活力和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方法对从事亚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和港台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重点院校里有关中国与亚洲研究领域的跨学科项目的迅猛发展令人振奋,这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西方学术界在定义和理解。这些学术课题应该用英语还是用亚洲本国语种来操作?这些学科到底是为国家的“软实力”做智库,还是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作贡献?他们是用来提倡文化的多元化,还是推进全球的同质性?所有这些问题都

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探讨。对所有这些复杂和颇具争议的议题,哈佛燕京学社并没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想法,我们一贯欢迎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折射在当代生活的悠久文化传统,同时学社能聊以自慰的是希望学界尚抱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学社90年的历史中,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国内、亚洲以及世界的高校和研究所内为重新激发人们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尤其欣慰的是这次学社的校友们对我们庆祝学社创办90周年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我们收到了来自亚洲各地的80份论文提要。从中选出20份实为莫大的挑战,因为所有递交的论文无一例外都特别优秀。我们最后选出20位学者来发言,并不基于论文的好坏,

而是选了带有相同主题的论文来组成四个分组,并且还考虑到发言的学者需要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年龄段。由此我们最后组成了四个分组来讨论如下议题:1)亚洲高等教育的新动向;2)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新视角;3)民族学研究的新方法;4)跨国的关联和影响。虽然这些主题并不能涵盖哈佛燕京学社多年来支持的所有的研究项目,但是学者们的论文涉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且发言的学者来自学社的15家合作高校和研究所。

这是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首次国际性的校友学术会议。我们诚然希望庆祝学社创办90周年的这一学术会议将是一场富有价值、激发思想的学术盛会,但我们同时期待与会的200多位校友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和老友相聚叙旧,并结识新学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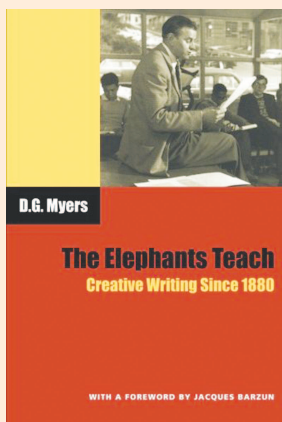
哈佛燕京学社多年来以相互尊重和友好合作关系为准则建立和发展跨国和跨学科的学术网。作为这么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来自这么多国家、来自这么多不同学科的诸多学者校友前来参加这一学术盛会,庆祝哈佛燕京学社创办90周年。

(作者 Elizabeth J. Perry,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8年6月23日,哈佛燕京学社将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创办9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



## 学人在读

陈晓辉



大卫·迈尔斯 (David Gershom Myers):《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

创意写作的创生、发展已逾百年,但对其理论研究却一直薄弱,鲜有令人服膺的扛鼎之作。然而,大卫·迈尔斯的《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却是为数不多的杰作,被认为是“所有打算在学院或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人的必读书”。作者以严谨的学识和清晰的思路,讲述了自19世纪末以来,创意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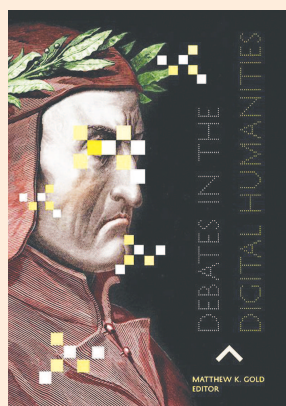
从学术学科的陷阱中解放文学,并成为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故事,认为它应以努力拉近文学教学与文学生产的本质之间的距离为己任,用富有想象力的内在方式表达自我体验过的痛苦与欢乐,使之成为“大象眼中的动物学”。

与此同时,作者讲述了诗人和作家如何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经济支持和社会变革手段的历程,恢复了美国作家和文学教育史上被严重忽视的一隅。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讲述本身已构成颇为精彩的创意写作作品,极具趣味性和创造性。

马修·戈尔德 (Matthew K. Gold)、劳伦·克莱恩 (Lauren F. Klein) 编著:《数字人文论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6)

如果说近几年学界有什么影响巨大的学术变化,数字人文 (Dig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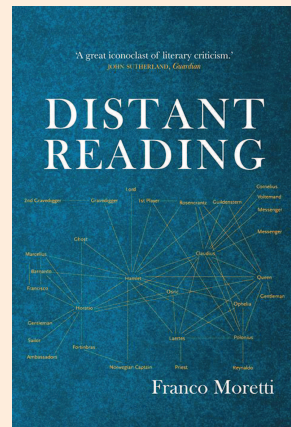
Humanities) 无疑是其中之一;如果说2012年,马修·戈尔德、劳伦·克莱恩编著的《数字人文论争》的出版标志着“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第一次从理论、方法和实践等视角,描绘了数字人文独特的地位、促进人文学科和学术生活复兴的可能以及暗含的紧张,那么,二人2016年编撰的《数字人文论争》的出版则标志着“数字人文时代”的兴盛。该书是数十位该领域的实践者、理论家、狂热者和怀疑论者的一种伟大的潮流集合,将数字人文带入与种族批判、酷儿理论、制度政治和女性研究、艺术考古等各



人文学科的动态对话之中,进一步确认了其独特身份、方法和影响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书借助网络平台,出版系列作品并免费分享,彰显了数字人文开放包容的魅力,使更多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不同学科领域的艺术结构之间的跨界扩展、融合、共赢的愿景变得更加切合实际。

弗兰克·莫莱蒂 (Franco Moretti):《距离阅读》(Verso,2013)

文学研究向来是一种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主桌的智力行为,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面对长期的“文本细读”所形构的“重复的平淡”,如何创造先导性的学术观念,诸如文学史学家能否用Z分数、主成分分析和聚类系数来思考文学,展示文学的形式演化和运转机制,解决文学中更小或更大的问题?传奇学者弗兰克·莫莱蒂用《距



离阅读》一书对其做了肯定的回答。该书由作者的10篇学术论文组成,以“距离阅读”这一兼具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症候的争议性、独创性观念,通过图表、地图和树图的“图像化”形式,展示了藉其批评的具体操作程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改变了我们看待文学史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文学研究的现有范式,被誉为“本年度最大胆、最令人兴奋的书籍之一”,引起巨大的热议和争鸣,荣获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